

外交工作回憶(一)

熊應祚

幼讀經書長學法政

時光飛逝，八十之年忽焉已屆。幼讀經書，長學法政，大學畢業後出任外交官，抗戰爆發轉任軍事情報官員，曾奉派赴緬甸任盟軍總部聯絡官，參加二次大戰，再又回到外交崗位，又再任軍職退休，效承中外雜誌編者之囑以「外交工作回憶」為題，撰寫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三十四年間從事外交工作親身經歷見聞往事，為行文敘述方便，兼及童年讀書生活，與晚年從事藝文寫作生涯，敬請讀者指教。我於一九〇六年出生於廣西興安縣先祖之所，父親告訴我，祖先三百餘年前因逃飢荒，由江西臨川縣移來鄂豫交界處，村名為熊家畝，在大別山之麓，四周環山，村前有河流、風景絕佳。先祖熊起渭，號文卿，光緒己丑科二甲進士，分發於戶部，在京若干年，朝廷擬外放，原定河南彰德府，索銀十萬兩的捐獻，無法籌措，改為永州府，索銀五萬兩，亦難以籌措，乃改定貧瘠之廣西永康州，無需作捐獻，後又調往興安與平樂兩縣，在粵西服官九年，勤政愛民，卒後永康州人為之立祠祀奉，以酬

德政。於辛亥前一年罷官歸故里，息影林園，課讀孫輩。先父熊鴻振，號寶僧，曾中試舉人，不仕隨侍先祖。二叔三叔，均早歿，先父工詩，文字亦秀麗。先祖曾告訴我：「你父親作詩寫字均屬上乘，如科舉未廢翰林必有他的份。」父親曾研讀醫書為人治病，鄉人如有求醫者，老少不拒，作了許多慈善工作，晚年虔心佛學，曾任同善社社長，民國十四年秋天我奉長兄命回故里恭迎父親乘轎移居燕京；時值內戰方殷，父親憂國憂民，心緒難寧，寄情於詩賦，著有「如心齋詩草」。童年從先祖研讀，學生共五人，三四兩兄與我及二妹每年正月十六開學時，須祀孔行三跪九叩禮，還要燃爆竹，上供。再行拜師叩頭禮，頗為莊嚴熱鬧。先祖教讀甚嚴，我三歲時即學識字，八歲便開始讀四書五經，除禮記外，其他都是必修科。先父教我作詩，先祖教我作文，兩老教授方法，全係背誦講解古法，上課時詳為講解，翌日上新課前，必須將昨日所讀逐字逐句講給老師聽。如講不出來，立即受罰；所以在六年之內學業突飛猛進，兩老人家見到我的進步快速，頗為欣悅。

那時大哥熊斌已卒業北京陸軍大學，二四兩兄陸續到北京入徐樹錚將軍創辦之正志中學；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時，我正趕往武昌投考黃州人創辦的啟黃中學，英文算術係由我們兩位叔父教習，夏天即隨兩叔到啟黃中學宿舍暫住，準備參加考試，熊斌大哥反對我一人到武昌讀書，先父同意大哥的意見，立即派人到武昌接我還鄉，準備寒假時隨四兄到北京考中學。在先祖課讀六七年中，每逢正月十六開學，天天上課，無所謂假期，每天從早至晚必須讀書、寫字；惟一假期是釣魚，先祖喜垂釣，鄉間附近有若干池塘，大都蓄養有各種魚類；先祖對各塘的魚類，何時肯吃食，對天氣陰晴、風向等都有相當的研究。他預知某天某塘之魚必吃食，即宣布放假要我隨他同去某處釣魚。早出晚歸有時釣得很多的魚，便甚為歡喜，有時釣不到，只說判斷不確，一笑了之。

我家養有兩馬，每當天氣晴和夕陽西下時，我們弟兄都可以到村邊上騎馬，研究騎術。平時並准我們養畫眉，清晨即須到郊外捕野蟲，同時也在庭院大缸中蓄養金魚，我的童年時期曾盡情享受鄉村生活之樂趣，並不以每日讀書為苦。隨

四家兄到北京時，正值寒假，立即溫習英算與中國歷史地理學課程，預備夏天投考中學。投考了幾間中學都榜上有名，我選擇了徐世昌總統新創辦的四存中學就讀。四存中學，校訓重實學、實習、實行。獎勵讀經書，課程重心為國英算，以作將來投考大學之準備。四存中學聘請加拿大人巴克曼教英語會話。學生平時在校須服勞役，如種菜、挑水、挑土、擦地板等工作，除足球、籃球及柔軟體操外，並習拳術、劈劍等技術，以鍛鍊身體。學生五百餘人。大都在校寄宿。生活有如軍隊方式，每晨七時須集合聽校長或各位老師朝訓後用早膳，校監約束甚嚴，外出須請假，離校要向門房交出准假之牌證，因注重讀經，經書我又得重讀，每期考試定列前茅，同班五十餘人，對我相當友善而敬重。

民國十三年四存中學卒業後，報考法政專門學校，法政專科旋又改為法政大學，法大考試第一場投考者約三千人，祇考國文，題目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若干考生，因未讀過易經，連題目都不懂，自然無從着筆。我雖讀過易經，但第二道題目：「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較易發揮，我選作第二題滔滔數千言，搖鈴即交卷，竟爾榜上有名。第一場發榜已刪除千餘人，第二場考英文及中外史地，最後放榜錄取約二百名，分法律、政治、經濟三系。法政大學教授均係英美與日本大學卒業之博士碩士出身，至今我尚能記憶的有江庸、王世杰、石友儒、謝冠生、屠孝實、鮑明鈞、王撫洲、楊杏佛、梁龍等，均係飽學之士，但教授督促不嚴，

考試則甚嚴格，全靠學生本身之努力，勤研四年後卒業。

入外交部派駐金山

一九二八年我在法政大學畢業，因熊斌大哥與外交次長唐悅良有舊，大哥即向唐次長推薦，那時各國駐華使節仍在北平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內辦公。外交部次長唐悅良先生必須時常到北平與各使節會晤。九月初忽奉唐悅良次長電話，囑到外交大樓晤面。我依約準時前往，當即舉行口試

，問國際法治外法權如何解釋，外交官與領事官之地位，與權利不同之點等項，我一一答覆，又說了幾句英文。唐次長認可以及格，囑準備到南京報到；十月初奉到外交部王正廷部長派令，即束裝赴南京報到，任總務司交際科三等科員，月薪一百四十元，先學習外交官禮節。科長聶志先生為留學法國之洋翰林，中法文均好，亦能說英文，每天着早禮服接見外賓與外國使節。聶志先生中文造詣湛深，有時代部次長寫交際聯幅，甚受各方重視，我也受益很多。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即奉派任駐舊金山總領館隨習領事，當即先回北平到美國駐華大使館申請護照簽證，並拜別雙親，轉到上海治裝，然後搭大來公司林肯總統號赴美。船行赴美途中，經過日本會獲得先烈黃克強先生的日本遺孀邀請晚宴，因同行船中曲萬森君與黃女公子相識，我曾偕同曲萬森上岸拜候，日本茶昂貴而遠不如中餐，為平生第一次吃中餐，我在帝國大飯店住一晚，日本一茶房因知道我姓熊，特地問我是否認識熊斌將軍，他說熊斌將軍

於年前代表中國率訪問團到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時，曾住在該飯店，是他侍候，故印象深刻。我告訴茶房說：「熊斌是我的大哥。」他因之對我特別殷勤招待，相談頗為歡洽。赴美途中，舟行十餘日風平浪靜，水天一色看不到邊際，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抵檀香山。華僑派代表招待上岸，由夏威夷大學葉玫瑰女士親自導遊；檀香山市容整潔，花木繁殖，住宅區都有鮮艷的花園，大家驚為人間天堂，甚盼以後能到此處服務。

五月一日抵金山，於上岸前晚到達甚遲，須待天明方可進入碼頭，辦理護照與海關檢查手續。副領事高英與主事孫垣上船迎接，上岸後即到總領館謁總領安慶報到，金山在當時的僑民約有三萬人，有中華總會館、華僑總商會，國民黨總支部；另有寧陽、肇慶、陽和、合和、岡州、三邑、人和等會館，尚有其他姓氏宗親團體甚多，致公堂與憲政黨亦有機構設立，天主教、基督教、長老會，均有教會之設立，並有佛教會、華僑設立之東華醫院一所，僑民所辦華僑中學小學多所，僑商大都經營餐館及洗衣店，服裝襪貨店及進出口商，旅館有數間，首飾店數間，律師與會計師十餘間，保險公司數間，地產實業公司多間，可說應有盡有；但中國城之都板大街在沙細度以南，都係日本大商店，華人商店甚少，有餐館數間，上海樓為最大者，華埠共有五間報館，少年中國晨報、國民日報、世界日報、中西日報及金山時報大報館，總領事館，對外聯繫多靠各報協助發佈一切有關僑社與僑民之文件，以資溝通。

我到任的第三天奉總領事命到中華總會館主持一項會議，因致公堂有一僑民到廣州時被捕，所引起之糾紛，事前總領事並未告知為何開會，只說：「你去主持一會議。」當晚雙方派員開會，因我不諳粵語，由孫垣主事任傳譯，開會時國民黨代表未出席，否則可能發生槍戰。只記總領事云，你去處理一案件，我已通知警察局屆時派員在會館門前照料等語。事後孫主事告知，會幸未開成，否則可能發生槍戰，令人聽之不寒而慄。此乃當年堂鬪之尾聲。

旋即有高副領夫人廖女士販運鴉片案件發生。伊所乘之輪抵海關時即被查獲，總領事事前先去遊黃石公園，星夜趕回，施公使暨基電令總領與海關交涉，將查出之鴉片全部投入海中。未獲同意；施公使當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高副領免職。高副領立即被逮，我政府要求移交中國法庭處理，幾經交涉後，美政府要求我保證不將高副領夫婦槍斃，方肯移交我方辦理；按照美國法律販毒並無死罪，因此美國提出請免處死刑之要求。高副領夫婦與主事孫垣三人不久即交輪船公司之船長負責押送回國，到上海後，法院判決在蘇州法院監獄坐牢數年。高氏夫婦在外犯法，被遞捕交辦，實罪無可道；而當時外交人員之待遇太差，亦乃重大因素。總領事旋亦受免職處分，部令調駐紐約總領館李照松副領事來金山暫代館務，數月後外交部派張謙繼任總領事，張謙係前國務總理唐紹儀之女婿，廣東新會縣人，爲一洋舉人，中英文均好，深受僑民愛戴。我在秋間進入加州大學繼續求學，選讀早晨七點和晚間的

課程，以免貽誤十點須到館辦公之公務。在加州大學仍入政治系專攻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這些課程與我的職務和工作有密切之關係。上國際關係科時，老師敦倫上校，對中國頗有偏見，袒護日本人，我時常與他發生爭論；政治思想史由格特爾老師講授，他是一位國際聞名的政治學權威，著述甚多。我在北京法政大學讀書時曾用過格特爾所著的政治思想史爲課本，我進加大進修，他是我的導師甚感榮幸。格特爾是政治系主任，政治系中國同學林同濟正在攻博士，謝灝齡、余秀豪與我均攻讀碩士，在校學生都很勤奮，林同濟同學係清華官費生與我過從甚密，五十多年來猶念念不忘他對我的指導與愛護。

面斥日本領事無恥

一九三〇年，馮玉祥、閻錫山反抗中央，內戰發生，外部因金山黨部控我爲馮系，他們的根據是我大哥熊斌與馮玉祥關係深厚。張總領事奉到電令十分驚訝，囑不必到館，但設法保留我的薪金，即不呈報我離館日期，拖延數月後，外部來電查問時，方呈報說最近離館，張總領事對我愛護熱忱，令我感激涕零。在那幾個月時日裏，國際法教授亨利說蘇俄最近築有突西鐵路，係沿我中國邊境建築，於中國不利，囑搜集資料，作一報告。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將報告完成，譯成中文，題爲蘇俄新建之突西鐵路與中國西北邊防，寄上海東方雜誌發表，刊在該雜誌第七十七卷十八期篇首，獲得國民政府之注意，數月之後內戰停止，國民政府因我有那篇報導，另有人向

外部關說，即獲准復職，仍在駐金山總領館服務。張總領事奉調駐紐約，黃芸蘇先生繼任總領事，黃先生是國父在廣大本營時的財政主管人。是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之一，他的中文很好，英文甚差。一九三二年日本侵華成立滿洲國時，在國際宣傳方面之文件，黃先生指定由我負責辦理。滿洲國成立後，日本總領事在金山國民俱樂部演講，國際法教授亨利爲金山國民俱樂部會員，特地打電話要我到該俱樂部午餐，不料演講者即係日本總領事，他極力爲日本辯護；否認滿洲國係日本侵華之傑作，歪曲事實，我聽後爲之髮指，亨利教授當即宣佈：「在座有中國副領事熊應祚先生，應請熊先生發表意見。」我當即面斥日總領：「無恥不顧事實，顛倒是非，作國際宣傳，爲他的國家侵略行爲作辯護，不值得消耗聽衆的寶貴光陰，聽他胡說！」日總領事啞口無言，無法駁辯，該俱樂部負責的首領們奔向我座位前，伸手道賀。亨利教授喜笑顏開，伸出大手指，連聲叫好。這是老師對學生的一種特殊考試，如今回憶往事，仍感激亨利教授對我的鼓勵與關心，令我終生難忘。

留在加州結婚成家

我於一九二九夏到達舊金山後，友朋中知我尚未結婚，有三數人共同指點，一致認爲陳姓某女士（陳淑貞）爲我之良好對象，可惜因伊等與該女士並不相識，無從介紹，惟高英副領事曾提議某星期日出外野餐時，當設法爲我介紹該女士。但是等了兩個月渺無音訊，因陳女士不願相見

數月後總領館的女秘書陳阿瑞女士因車禍喪生，華僑仕女有多人申請陳阿瑞所遺的女秘書職位，陳淑貞女士之姊最先向我說起，擬為其妹申請是職，旋李照松副領事由紐約調來代理館務，問僑界是否有人申請女秘書一職？我答有六、七位，李照松問誰最先申請，我答陳淑貞女士，李照松即決定雇用。當即專函通知陳淑貞來館接洽，謁見李代館長，自女秘書陳阿瑞女士發生車禍後，詢問處外人到館接洽，臨時均由我負責接待，我聽到有人推門進入，我適在副領事室遠遠的看到一年青婦女戴一大草帽看不見面孔，想係西婦來請求簽證，故意不理會，使她多候一些時刻，以報復美國駐華領事館對中國老百姓的官架子。約廿分鐘，陳女士不耐，高聲咳嗽，我急忙到外辦公室見面，方知來人正是陳淑貞女士前來應聘，這是我和她第一次見面。當即引見李代館長接受她擔任秘書職務之申請，成為領館同事。由這一小插曲，可以見到當時我國青年對外人不平等待我之反應。

陳淑貞女士卒業金門喜爾司商業專門學校，正待字閨中；見面後彼此無特殊印象，她對我亦無任何表情。同事半年後，我即奉命停職，我原擬到紐約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到總領事館辭行，陳淑貞女士表示依依不捨之情況，殷切期望來日再見。林同濟兄知悉後，勸我不必轉學到哥大，因紐約氣候遠不如加州，堅要我留在加大，以陳淑貞女士為婚姻之對象，林同濟兄即為最初建議進行向陳女士追求人之一。

陳淑貞原籍臺山，生長在金山，出自名門，

父兄均經商，六歲時成孤女，童年遭遇甚苦，父歿，老母回唐山時，兄姊多人無人肯照料；遣送她回鄉，她不慣鄉居，積存了美金百元。用以購船票於十一歲時再度回到美國，因早年離美時未領出國旅行證件。回到金山後，移民局將她羈留在安琪島。後經她的家人向移民局交涉，證明她實係生長金山，移民局官員要她朗誦英文課本，見她發音正確，又有美國老師證明，方得上岸。寄居兄嫂處，為人作女紅，藉資挹注。她發奮自強，朝夕勤讀。十九歲即卒業商校。她父親原為股商。有若干遺產，被她的同父異母之長兄鯨吞，我和她在結婚前，淑貞曾對我說：「我為富家女，實徒有虛名，勸君多考慮，再行作決定。」我答說：「我對你愛慕，非在於金錢，希望你不要誤會，我期望我們能同甘共苦。」我與淑貞共事兩載後，即行縮良緣。

金山斐孟大旅館，為當年著名之大旅館，各國元首與要人來金山，多住在該處。我擬在該旅館結婚時。應用之禮堂與宴會大廳租金為美金五百元，該旅館特為免費借用以示優待。共有二百多位中外嘉賓參加婚禮。孫碧奇、張滙文與張敬銘為男賓相。女賓相亦有三人。婚禮十分隆重，黃芸蘇總領事夫婦亦到場觀禮，婚後兩星期，適顏惠慶博士奉派使美，全體館員由黃總領事領上船迎接，因顏惠慶之地位金山市長特以自用轎車迎送，這是我第一次拜見外交老前輩，惠老對我十分關懷，以家長之親切態度，垂詢我在加大就讀情形，時間是否够分配，薪金是否敷用，並勸努力學業，他的關懷熱情令我萬分感激。

九一八滿洲事件後，我負責國際宣傳及護照簽證貨單簽證等事務，頗為忙碌，在加大就讀兩年後，即入研究院攻碩士，與林同濟兄有時同班上課。

在總領館一再歷練

在黃芸蘇總領到職後，好萊塢電影公司出品有關中國人之電影，有時侮辱華人引起中國人的憤慨，在上海曾發生搗毀戲院的案件。美國政府商請我政府派員常駐羅安琪市負責檢查一切有關華人之電影片，如有不妥之拍攝，有權飭電影公司剪裁，以免再發生糾紛。我因學業未完成，遂建議派同事江易生副領事前往負責，美電影各公司對派駐檢查人員，十分尊敬、拉攏，聽說各公司每月均有車馬費之奉贈。事後我在代理金山館務期間，出巡南加州時，接受江副領事之招待，伊係租用某電影名星之住宅，富麗堂皇，有汽車亦有司機，其派頭非駐金山總領事可能與之比擬。因金山總領事一向租用普通公寓式住宅，亦從無汽車借用。

黃總領事因初次辦理貨單簽證、照章每份只收美金二元。因美商函請發給貨單填報，需用郵資。黃未照規定，每份多收二角，羅文幹外長，當即下令免職，處罰似乎重了一些。

往後陳長樂先生由新加坡總領館調來接任黃芸蘇總領事，陳長樂曾任廣州大本營之外交處長，亦曾任瓊海關監督，他又是宋子文先生在耶魯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英文甚好，不識中文，在公事上只能簽陳長樂三個字；陳長樂為臺山縣籍，

係新加坡華僑，爲人和藹可親，無官僚習氣與僑民相處十分融洽，雖無建樹，亦無差錯。在任約一年，卽奉調芝加哥。由駐馬尼拉之總領事鄧光林先生繼任，鄧光林亦原籍臺山，係澳洲華僑卒業於哈佛大學，英文甚好，亦不識中文，與陳總領事相同，只能在公事上簽鄧光林之字。我承辦之中文公事，外部訓令爲係例行公事我卽代爲呈覆，但擬稿得用英文向鄧說明，係何種事件，應如何答覆呈報，鄧認可後，卽抄錄請他簽名蓋章。與陳總領不同者，因陳到任之時，卽携來一中文秘書任總領館主事，年紀甚大，一切中文案件，須先由陳主事代總領事批閱，再分給各同事辦理，亦代陳總領事核稿，實有違外館組織法規，此一變通辦法，各同仁因鑒於事實上之特殊情形，只好聽總領事之安排，均相安無事。鄧總領事任內，凡有重大事件之訓令，則須將部令口頭用英文報告，並請示應如何決定辦理，後再起稿呈覆，雖覺麻煩，但亦增加我辦事之經驗，我對此從無怨言。

(一) 憶同工作交外

鄧總領事到任不久，適聞省變亂平息後，蔡廷楷將軍來美遊歷，蔡爲淞滬抗日名將，因受人愚弄，而有閩變發生。平定後，蔡廷楷一九三四冬來美，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於蔡抵達前一再電令，祇准監視，不准歡迎。一次鄧總領事擬借蔡出遊時，我曾勸阻不聽，旋金山寧陽會館歡宴蔡廷楷，亦被邀請參加，外部得到張發奎將軍之報告，翌日卽來電查究，張將軍係奉命來美監視蔡廷楷的行動，張發奎蔡廷楷到達。外交部電飭鄧總領事將參加宴會時的情形，卽呈報

以取得口供，翌日卽電令免職，飭將館務交我代理，鄧到任甫三月，我對他非常同情，因我主管密電往來拍發，當卽問鄧有無補救辦法，我對外交決暫守秘密，鄧指示我一面呈覆外交部解釋參加宴會係遵命監視，並非歡迎；一面電中央要人，王正廷、陳公博等請他們設法疏通，盼外交部能收回成命。外交部當卽覆電，飭卽交代不得延誤，事實上無所謂移交，因平日館中的檔卷與電報各種密碼甚至館長官印，都由我保管，只規費收入，由鄧總領事本人經手管理，當卽聯銜呈部交代清楚，規費收入部份，由鄧本人負責呈報，我卽日通知當地政府與領事團，並佈告僑民，我已奉命代理館務。

時屆農曆新年，金山警局忽封鎖中國城，藉口有醞釀堂圖跡象，作福作威，勸美國遊客不要進入中國地區，捏造將有堂圖事實，俾阻止市府因案將局長撤換而失去局長地位。我瞭解後，卽赴市府抗議，我在市參事會保證絕無堂圖之說，一面佈告僑民命案確實原因，係賭博而發生，並非堂圖，飭雙方聽和平總會的調解。一切秉公辦理。不得醞釀堂圖。如敢故違，可能遭遷移民局驅逐遣送回中國之處分。希望雙方聽從調解，弭患於無形。代理數月後，部中電詢僑衆反對政府撤換鄧之輿情，已否平息好轉，當卽電復業已平息，請卽派新任總領事來館，外交部卽派黃朝琴繼任總領事，我則電部請求內調，獲准後回南京服務，當時中日形勢甚爲緊張，預料戰事難以避免，亟盼早日回國，一則卽見已拜別七載之雙親，一則準備參戰，以償男兒戰死沙場之願望。

內調返京回平省親

我收到外交部覆電准予調部後，卽束裝搭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返上海，抵上海時已屆中秋節。大哥熊斌派一副官郭忠自南京到上海迎抵南京後，請假兩星期偕內子淑貞及金輝金耀兩女到平省親，抵平時，父親母親甚康健，抵寓時當卽率淑貞及兩女向兩老跪拜叩安，兩老至爲欣慰。因我出國時老父曾恐到美國找不到中國小姐對象爲慮，怕我娶洋女人爲妻。在平遊附近各地名勝，萬壽山、頤和園、萬牲園、中山公園、北海、天壇各處，小住兼旬卽偕眷返南京向外交部報到。分在歐美司。司長爲劉師舜先生。國際司司長吳頌臬於我回部時，曾請總務司長李聖五將我分到國際司，因國際司同仁大都係留法或由法國回部人員，需要通曉英文的工作人員。

我問李司長照例我應分到那一司，他說應分到歐美司，吳司長之要求我到國際司，係因伊所辦之外交評論，我曾在該雜誌刊登了幾篇有關外交文章之故。但我考慮後仍請分到歐美司，曾蒙兼代部長汪精衛召見，並允不日卽可補科長缺。不料兩星期後，汪精衛在中央黨部被刺傷，卽離外交部，我未克升任科長，部長由張羣先生繼任，旋國際司僑務科科長出缺，部外來電保薦者甚多。張部長決定必須在部內遴選，除我爲候補人外，尚有由倫敦大使館調部之三等秘書李鐵錚，我對僑務科長出缺可未曾注意。

某夜國際司司長吳頌臬，忽來寓請我夫婦到外交部主辦之國際聯歡社跳舞，告知僑務科科長

出缺，盼我能擔任。他將向張部長保薦。不料李鐵錚要求任該科科長，因他係外交官考試及格，請戴傅賢院長為之保薦。張部長在部務會議時，探詢兩次長意見，政務次長徐謨力保我擔任，理由為我曾任金山總領事館副領事多年，亦曾代理館務，成績甚好，對僑務熟悉。常次陳介為湖南人，與李同鄉，則謂李係高考及格人員，應優先遞補。張部長覆問吳頃臬司長有何意見，吳答無成見。該科長缺即由李鐵錚遞補，我則奉調到國際司任專員兼理護照科事務，因國際司有六科凌其翰以幫辦兼護照科科長太忙之故，同事數月，我向來不願與人爭官做，亦相安無事。

擔任軍事情報任務

回部工作兩年，七七抗日事變爆發，我翌日即奉王寵惠部長命，負責與軍方聯繫，因先兄熊斌係參謀本部次長較易連絡之故，事關軍事機密，外交部為慎重起見，由代理亞洲司司長厲昭偕我到參謀本部正式拜謁熊斌次長為我介紹，並說明今後有軍事重要消息須通知外交部方面者由我轉達。熊斌大哥在厲昭司長正式介紹我時說：「認識認識。」我們兄弟相顧一笑。

因外交部係居第一部，此後各部會之情報會議我為召集人，每晨八時各部會代表到外交部會議室交換情報，由我任主席主持交換會談，某日會議時，交通部代表作驚人報告，謂我行政院昨日開會決定封鎖長江，會議甫畢，即有一漢奸電話日總領事洩露重大機密，旋即偵察出係行政院秘書黃秋岳所為，因黃係政院秘書，負責開會

記錄之故，黃秋岳之子名黃晟係外交部科員，在陳次長室任收發，每天到我辦公室探取消息，我因軍事機密，那能隨便告人，初不知黃晟乃一漢奸。數日後父子雙雙被捕，旋即押赴刑場，面對面跪在刑場被槍決。那日槍決之漢奸共為十七人，多數為福建人。黃秋岳父子於執行槍決時，對面而跪，情形亦甚悲慘。乃自取之咎，罪實無可追也。旋不久我即奉調大本營第五部，陳公博任部長，董顯光任次長，外部情報司長李迪俊任國際宣傳組組長，我為上校組員，另有組員三人，奉令將日人在華侵略之案件事項百件譯成英文。譯畢大本營又改組，恢復軍事委員會。

徵用廣源輪案勝訴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冬天由南京撤退時，大哥熊斌任軍事委員會總辦公廳主任，十二月初備有撤退輪船，凡軍職人員未奉令留守者，一律隨該船向漢口撤退。因外交部早已撤退，第五部又取消，只得隨同撤退。大哥將我調任軍委總辦公廳專員，撤到武漢時，即在武昌圖書館設立軍委總辦公廳，該圖書館是新建宮殿式房屋，有防空地下室，設有參謀秘書各處，遇空襲警報時，委員長亦有時到地下室少坐。日機得悉。派機多架低飛轟炸，但均未命中。只有室外執勤之兩憲兵被炸死。彼時軍委會大部份人員，已退到長沙，在圖書館辦公者只有秘書鄭延卓參謀蔡文治、許卓修與我四人值班。不久大哥調任軍令部次長，賀耀祖先生繼任辦公廳主任，將大批人員由長沙召回武昌辦公。秘書處長為少將羅君強、

副處長沈少將某，辦公廳有秘書參謀數十人，蔡文治係乘軍委會辦公廳撤退輪船同船撤退，央求我介紹他與大哥相識，他自稱為黃埔六期畢業，任某預備師參謀處長，因係湖北同鄉，請求調到辦公廳任職，到武漢後即任上校參謀。賀耀祖主任將我升為同少將專員仍處理負責外交事務。我於秋間曾請假到港探視家人，忽奉「星夜回漢」電令，即搭粵漢路趕回漢口，彼時敵軍已攻近漢口，政府正準備向衡陽撤退，同車回漢者有由英國炮兵學校卒業回國參戰之唐保黃與其未婚妻周女士（後左傾，專事著述，筆名為韓素英）車行三日沿途有敵機空襲警報。

回到漢口後，軍委會已移到漢口。備準日內即撤退，秘書處出示外交部呈報駐金山總領黃朝琴為呈報有關勸助國際之廣源輪案，中英文文件甚多，呈請核示，余批閱全案後，認為應立即補發徵用令，但必須須填發給徵用令之年月，方可在美法庭勝訴。因軍委會徵用令乃一重要關鍵，當即簽呈層峯從速補發徵用令，蒙批示照辦。立將徵用令飛郵金山總領事館。因之勝訴。廣源輪係我國總領館登記之青島商船抵達金山時，為日人裝運廢鐵。企圖將廢鐵運往日本。黃總領事即下令扣留該輪，日本總領事起訴於金山區之美國聯邦法院。黃總領乃聘請國際法專家成立一小組。協同處理。但軍方徵用令為一重要關鍵。而徵用令必須在扣船前奉到方能勝訴。故必需倒填年月。勸動國際之廣源輪案，因之勝訴。而該倒填年月之徵用令係我向層峯簽請補發。故得知其詳，局外人不得而知也。（未完待續）